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NEW 新

故事会

®

STORIES



女死囚故事

STORY SELECTION

陆 萍著



47.8

775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第100期



故事会

女死囚故事

中国首部 监狱女囚生活实录

王 明



第100期
2000年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女死囚故事

陆 萍著

故事会爱好者丛书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死囚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3 重印
(《故事会》爱好者丛书)

ISBN 7-5321-2382-0

I.女… II.故… III.故事-中国-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3490 号

责任编辑:谢 锦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女死囚故事

陆 萍 著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字数 65,000

2003 年 3 月印刷

印数:20,301—30,400 册

ISBN 7-5321-2382-0/I·1900 定价: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9671164



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

《故事会》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,它如此兴旺发达,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。此情此谊,令人难以忘怀。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,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,决定编辑出版“《故事会》爱好者丛书”。

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、介绍各类故事精品: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、滑稽故事,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;既有童心不泯的 16 岁故事,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……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,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,通今博古,情趣盎然。

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,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。

故事会 编辑部

故事会®



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
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

邮发代号:4-225
32开本 定价:2.50元
每月2日出版

(中国名刊《故事会》注册商标)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

- ◆《故事会》1963年7月创刊,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。
- ◆1985年7月,《故事会》发行量达760万册;1979年至今,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;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,排名第五位。
- ◆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“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”之一。
- ◆1997年、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“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”。
- ◆2000年、2002年两次荣获“国家期刊奖”。
- ◆2001年进入“中国期刊方阵”,获“双高”期刊称号。
- ◆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,如笑话、幽默世界、东方夜谈、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。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、名人讲故事、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。
- ◆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,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。

目 录

一、缉凶:震惊沪上的杀人抛尸案	1
二、一段隐秘的婚外情	2
三、三个人的战争	10
四、绝望的情感拉锯战	17
五、温柔的陷阱	22
六、走向深渊	28
七、抛尸灭迹	33
八、银铛入狱	40
九、灵魂的忏悔	49
十、比死还痛苦的是等死	53
十一、枪决	56
十二、关于婚外情的另一种说法	61
十三、男人的本性	73
十四、女死囚遗书	75
十五、追踪赖波	79
十六、一个走进婚外情的男人的心灵世界	82
十七、尾声:无法愈合的创伤	88

一、缉凶：震惊沪上的杀人抛尸案

尽管黎吻雪心中积郁着太多的委屈、太多的哀怨、太多的不平以及太突然的冲动，但是这一切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场惨案的理由。

这是一个凄绝罪恶而又真实的故事，在生活的地下长河里缓缓流淌。十度春夏秋冬之后，在一个必然中的偶然、偶然中又必然的时刻——1995年3月8日深夜十二点，故事遽然定格！几乎所有上海观众的目光，都被电视台节目里播出的镜头：“一只包”所惊骇！

这是一只崭新的有着格子图案的特大号滑轮包。警方人员将拉链打开时，里面赫然蜷缩着一具女孩的尸体，失去光泽的头发蓬乱着。

接着荧屏上出现的是一名叫黎吻雪的戴着手铐的女子，那件格外合身的米白色的西装，抢先透露了案情中某些迷乱的要点。

对着警方审讯的话筒，她文秀端庄的脸上热泪澎湃，她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泣叫着：他为什么不来呢……为什么不来对我说清楚呢……

电视机前的观众马上明白，那个包里没有了生命的嫩壳，与手铐中的这双手有关。这双手与她的肩一样在颤着。

她颤着声音说，相信他的为人与地位，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。这十年来我的付出，我为他及他家的付出……他……

她说不下去了，但还在说，悔恨难当的脸上涕泗横流。

电视台的镜头当然也纪实到了那个他。他叫赖波,今年43岁。包里的孩子是他的,他无法回避。但是他一定也非常生动的五官,却被电视艺术“马赛克图案”处理遮掩掉了。他是受害人的父亲。他也许还有点难堪的故事,采访他的镜头,没有将之“示众”般地暴露。

这档节目是在距案发有半年之久的1995年的9月初播放的。尽管镜头采访中的黎吻雪心中积郁着太多的委屈、太多的哀怨、太多的不平以及太突然的冲动,但是这一切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场惨案的理由。

在公正无情的法律追究罪犯责任的同时,请读者随我的跟踪采访的手记,读一读此案另外一些层面中发生的故事。也许我们会很久很久不能平静……

二、一段隐秘的婚外情

死囚监房。大难临头之际的求生本能,是这样生动地跳荡在她黑森森的瞳仁之中。在此夜以前……记者,我绝不说谎,我与他情感的纯洁——如同兄妹。

1996年1月3日,晴,监所死囚羁押地。

办完复杂的采访手续,在警官的带领之下,跨过重重铁门,在一幢坚固建筑物的里面再里面,我看见了粗圆铁栅后面的死囚黎吻雪。

见有人进来,她迅即动了动身子再慢慢站起身来,手上的铐子白光一闪,她旋即拽了拽滑下肩头的蓝色的大囚袄。

女警官对她例行的讲话结束之后,我对她说,你别紧张。事到如今,你心里一定有许多想说的话,我是来听你说的,你愿意吗?我们随便聊聊。

“随便”这两个字,用在这时这刻也许是极不恰当的。

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?她又是什么人?可是我觉得唯用这——随便,方能让她找回一刻自己。

只见她静了静气,说你是否就是那个写《黑色蜜月》的记者陆萍?

我愕然,继而点头。

黎吻雪说,我从你写的这个案子中,对自己的上诉充满了信心。

哦,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我顿时从她的话意中感受到激荡在她胸中的那种强烈的求生欲望。

《黑色蜜月》,是我历时十年跟踪采访一对杀人犯夫妻,写下的长篇纪实。但是,我没有料到,我的万千读者之一,竟是犯下死罪的女囚。

我知道这个犯下死罪的女囚,在五天前的1995年12月28日,一审死刑的判决书已经下达,而且她自己也已知道了。

记者,我已经上诉了,我还是有希望的,我的案子与你写的《黑色蜜月》有点类似……黎吻雪用极肯定的语气对我说。大难临头之际的求生本能,是这样生动地跳荡在她黑森森的瞳仁之中。

我说黎吻雪,你就耐心等。当然会有希望的。上次我采访张亚莉,判这个刑前前后后都三年了,最后还是改判成死缓,现在又改判成20年有期徒刑。

黎吻雪的眼睛深处立刻爆出一闪希望的光焰。小小的

死囚监房里，立时多了一份人间的气息。

她说是的是的，记者，出事以来，白天黑夜，我已经将自己的一生不知回忆了多少遍了。想想我黎吻雪怎么就会沦落到这般地步，关在这种地方……

她细长的手指捧着一只有绿色格子的塑料杯。里面的白开水，虚虚幻幻地在空中冒着水汽。

她说关到现在快八个月了。牢里常听人奇怪地说，你卖相介好（指模样俏）怎么会走这条路？我还有啥好讲呢？唉，我黎吻雪以前做人……

我发现黎吻雪，并不像我以前采访过的重刑对象那样神思恍惚迷乱。我说你就从头细细说起吧，反正今天时间充裕得很。

她说我们两家人在结婚前，都是十分要好的小姐妹，小兄弟。我丈夫郑岛崙和赖波整天形影不离；我与赖波的妻子马月更是同一天报到上班的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我们四人都都在一家厂子里工作。

后来连我们结婚的日子，也都选在 1979 年的 5 月 1 日。我们两家一起筹备，一起忙忙碌碌上街选购用品，又在同一天里共同举行了婚礼。

赖波当时是团支部书记，在青年中威信很高。他谈吐风趣，举止潇洒。

他也曾经暗暗流露过对我的好感……

可是我当时只把他当成思想很好的团支部书记在关心青年的思想，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。何况我那时还自恃清高。

后来，没想到马月在追求赖波。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，心中未免有点悔意。可转而一想，觉得小马平时大大咧咧，

待人接物甚是随意，赖波不一定会看得上她的。

几个月后，我没想到马月和赖波非但正式好上了，而且赖波还改变了马月的脾气和性格……我确实感到有点意外。

但是，我想想我们俩都是贴心贴肺、不分你我的姐妹。小马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，我的情绪很快平静下来，并且从心里祝贺他们。

说到我自己，那时就开始有点惨了。

进厂不久上三班时，身上发出一颗颗小东西。医生说是牛皮癣，不大会好的；再加上我白血球降低常常请病假，领导很可能要延长我的学徒期。

我当时情绪低落，心情十分沮丧，同厂的郑岛媚悄悄看在我眼里。他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，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在上班前和下班后，他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去挂号又陪着我去看病。风风雨雨一次也不拉。

后来我想，他如不嫌弃我的病，和我好的话，我也就算了；我也不要嫌他整天脏兮兮的不爱清洁，说话又冲头冲脑的样子。

就这样，我们各自成家后，两家人亲亲密密来来往往如一家。

黎吻雪在回忆着这些事时，脸上红润了许多。

只是她慢条斯理诉说时的那份平静，确实令我暗暗有点吃惊。最初，我在电视镜头里看到她的那种激动的神情，此刻，早已荡然无存了。

她说：事情或许就出在我的能干上。我会做衣服、料理家务、照顾孩子，再忙乱再复杂的家务事，到了我手上都会立刻变得井井有条。亲朋好友都知道。而马月这方面就弱

了一点。

可是，做一个女强人，从来就不是我的梦想。

我只是非常由衷地想做男人后面的那一个女人，而不是男人前面的那一个女人。

想着给丈夫做衣裤时，总少不了赖波的份，反正我也会做，也不在乎的。两个小人的衣服就更别提了，缝纫机拉出来做做也方便的。

做饭裁衣操持家务，我一直认为这是做女人的义务，也是做女人的一种幸福。所以赖波他们家里所有的事，是少不了我操心的。几乎也没有一件是我不晓得的。甚至连赖波的母亲过世了，他们也全由着我拿主意。从为他娘揩身、换寿衣，直到张罗几桌豆腐饭，全是我一手操办。

陆记者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……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巧得让我心惊肉跳。那一天是1985年3月8日，也就是距离我现在出事情的日子——1995年3月8日，前后整整相差十年，一天也不多，一天也不少。

那晚丧宴结束后，亲戚朋友都一个个走了。我留在赖波家的厨房里正在收拾着碗筷和剩菜。这时，我感觉到赖波在身后走来。这本是件太平常的事，我根本没有在意。

可他那晚，走到我的面前时，神情有点异常。我抬头一看……发现他呼吸粗重，他盯着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烈火……顿时，我的心狂跳起来……

记者，我说一句心里话，尽管我极渴望能有一副男人坚实的肩膀，让我靠着憩息；极渴望在我前头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，让我作灵魂的靠山，但是做大车床活的丈夫，并没有圆我这个女人的梦……

我是一个传统思想极浓的女人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默

默地守着他，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。在碌碌无望中过一天是一天。

我从来也不曾想过要离婚，更不曾想过要偷偷跨出婚姻的大门去寻觅欢爱。就连失之交臂的男人赖波，我也仅仅停留在具体事务的义务奉献上。

在此夜以前……记者，我绝不说谎，我与他情感的纯洁——如同兄妹。我为他家的事，做得心甘情愿、做得无悔无怨。当然，他也曾帮助过我家，我也至今不忘他对我家人的好……

听得出黎吻雪的话是出自肺腑。

在生活中做一个强男人后面的好女人，对于男性和女性，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。合理又合情，新一轮妇女解放的思潮，好像也有这个意思。

但是，命运之神却不是这样为黎吻雪安排的……

黎吻雪讲，那夜赖波走来突然就抱住了我，他发狂地吻我，还对我说了好多好多动人的话……他是那样热烈又那样激动，那样疯狂又那样温和……我始料不及我猝不及防，这是连我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，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发生了……他还说我很早很早就爱上了你，只是你清高得让人无法接近，我只得爱上你身边的另一个人……再者，我觉得自己家庭条件差，经济能力欠缺怕高攀不上你，怕你受苦……所以也就没有敢向你求爱……难道你一直不知道我的心吗？我爱你，爱得多苦多难多累呀……

记者，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，我的命运将从此发生变故、发生逆转！

黎吻雪双眼闪烁着异样的光彩，仿佛十年前的那一瞬颤栗，至今还能让她刻骨铭心地感受得到。

我说黎吻雪，那是恶魔缠身的一晚。

她转过脸，似乎不能接受我的这种评说。

她说那一夜我恍然若梦，真有点受宠若惊；但是又将信将疑，我不知道灵魂中的渴求，竟然就是这样快地来到眼前了。大约见我有点犹豫，赖波就对我说，你不必有顾虑，我早就同马月讲定了，她是同意我们这样的……

我说黎吻雪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呢？该不是姓赖的怕你不肯就范，哄你上钩吧？

她说我也这样想，虽然马月与我极好，对我非常信任与感激，但这不等于可以将老公“奉送”出去呀！

我问马月可曾亲口对你这么说过？

她说没有的事。只是眼开眼闭，很宽容我们似的。

我说这仅仅是你的感觉而已，你对你自己的思想细细剖析过没有？

她说来到这里后，想得很多。如果赖波不首先跨出这一步，我一辈子也许只仅仅在门外伺候伺候丈夫而已。即使家庭生活再不如意，粗糙的丈夫再一般，我也只会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地打发自己的日子。

再说丈夫还算过得去。有时走在路上，厂里小姐妹会指着前面说，看，你家的郑岛崙有多英俊呀！这使我做女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……我确实确实渴望过有一个如赖波般的男人做我的丈夫；但这个念头十分清晰的时候，我已经有了丈夫了。

于是——人到中年万事休。我安安静静过我自己的日子。

我说黎吻雪，我相信你起初是没有这份念头的，或者讲这份念头沉睡中。

她说记者是呀，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一天，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的赖波就这样一下子捅破我观念里很硬的外壳，强劲有力地钻进我的梦，他拥抱着我、爱抚着我、亲吻着我，我仿佛顿时就溶化在他的身体里了……

他身上那力量汹涌澎湃，势不可挡！我不知道人世间原来还有这种通达灵魂的快意！

我从此就是另外的一个人了……在起初的那几十秒里，我还在马月到底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上犹豫，可只一分钟后，我便从里到外全部崩溃了。

我想这么多年来，一个这么好的男人，竟在偷偷爱恋着我，爱我爱得那么苦那么真，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……

自此，我彻彻底底地放弃了我自己，投进了他的怀抱里。

真的，记者，我说句实话，和郑岛媚结婚这么多年来，这种难言的愉悦和快意，我竟从来就不曾有过。我浑身上下被一种可唤作生命的激情所淹，这是我今生今世的第一遭……

黎吻雪的脸颊泛起些微红润，两眼闪闪发光。让人感受得到她当年得到的这份爱，是这样真实和神奇，这样无法忘怀地镌刻在她的心壁上了。

我说黎吻雪，也只因为你内心具备这种渴求，让赖波一唤就醒了。如果他呼，而你却不应，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发生。

她说是的，我当然是有责任的。他是“外因”我是“内因”……

当黎吻雪从幸福的狂潮中清醒过来，她对赖波感恩般的感动，已升华为一种欲为之献身的冲动了。

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她以“马月同意”作为一种借口，放纵了自己有悖道德的欲望。正如她在狱中的日记上写的那样：

“……可以讲，在感情上我是个失意者。尽管有家庭，但我仍然感到孤独与冷寂。因而意外地获得的这份感情，我倍加珍惜，从此也开始了我们长达十年的交往……”

三、三个人的战争

暗河悄悄开始流淌了。一天，正当我俩心满意足地走下楼来时，我那傻乎乎的丈夫正瞪着血红的眼睛，骑在我那辆自行车的后座上……然而，命运为踏入这个“黑三角”中的女人，安排了一个令世人意想不到的细节……

就这样，在这个家的屋顶和那个家的屋顶之间，在油、盐、酱、醋，及生活琐碎的借口遮掩之下，一条暗河悄悄开始流淌了……

我问她，和赖波有了这种事之后，你的心还能平静吗？

她说，不。她摇着头，杯里的白开水被晃了一点出来，溅到了她那双暗红色的高帮棉皮鞋上。

写至这里，我想起她案页里的一句话：

“……我自问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东方女子，像所